中國方志叢書・第一〇二號

福建省霞浦縣志（全）

據民國羅汝澤等修徐友梧纂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影印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8635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霞浦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八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一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〇五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爲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爲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例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爲七略，到了晋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爲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眞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殽亂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闕明義例，商榷利病，選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與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吏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它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競競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眞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眞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來日本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爲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㈠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㈡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爲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㈢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眞正的歷史學者。㈣科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㈤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敍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敍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盧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1)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至順鎮江志而作。

(2)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3)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Limahong)眞人考，據閩粵方志多種。

(4)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5)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敍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猺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敍一敍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的前身；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庭，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中華民國十八年

霞浦縣志

邱峻署檢

印承館書印政公縣霞浦州福

縣之有志猶家之有譜國之有史天下之有圖籍也典綦重哉霞浦濕麻舊地晉太康中因以名邑自是或爲縣或爲州或爲府治至民國復爲縣代有沿革縣志附載於福寧府志未有專書清道光間邑進士游曼堂與諸先輩議纂縣志以補其缺甫從事編輯又以出宰山西而未果自是無過而問者遺文軼事一徵諸府志顧府志修於乾隆壬午距民國五年已百五十餘載歷世既遠缺畧甚矣前邑令羅公汝澤奉令修志業已分區採訪設局編纂迄今將十年矣未竟厥績乙丑余承乏霞浦奉文催繳而志稿無一就緒因與都人士商榷分門修輯幸在局諸職事黽勉襄凡七閱月而志稿蔵僉又問序於予予惟霞浦一邑自唐文物衣冠儕於上國宋以後圖志多佚不存存者惟萬歷州志乾隆府志而已至於縣志則從來未見語云

因者易爲功舛者難爲力霞浦縣志雖因而實舛也是役也成功甚速簡陋之誚自知不免然以備一方之紀載一代之見聞則不無小補因喜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五年歲次丙寅菊月知霞浦縣事閩縣郭　燊撰

霞浦縣治舊爲長溪縣爲福寧州爲福寧府幾經變易至雍正十二年乃定名霞浦而縣治以立乾隆二十七年曾修府志然中合五縣求其本縣專志則自昔無有其中有既議而未行者有行之而未成者有將成而未竟者設局及十年糜費不貲而志書究未可得趨時豪俊努力新猷寥寥存古之儒亦以少懈矣余受事逾月邑紳以余尚不厭舊以是爲請是時縣事軍差匪警百務蝟集誠不暇及顧念諸君子雅具苦心繼續至此老成未謝卷帙猶存及此弗圖將有文獻無徵之懼適名孝廉徐君滄士余以同寅之誼邀之來遊遂聘以爲總纂使之聚群才於一室而董其成於是散者集之訛者正之闕者補之蕪者芟之複者併之草創者潤色之凡兩閱月而蔵事焉夫黨化高張之世而有存古之舉未爲識時然政治雖復日新而數千年來之文物聲名固已各成一代之治而燦然於人之心目此當重爲寶惜者豈以僻在海濱而忽之歟且昔之所尚而爲今之所薄又烏知今之所薄不更爲異時之所尚是役也殆亦抱殘守缺之遺意乎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六年歲次丁卯霞浦縣縣長劉以臧撰

夫合衆人之力累年而勤一事幾幾欲成又幾幾不可成而忽然以成則不禁爲之大快而一時之親其役者亦莫不拊掌稱快何者失之意中而得之意外則其得愈可樂也霞邑自民國六年奉令修志諸君子汲汲從事蓋十年於茲矣世變日亟人壽幾何於此猶有遷延勢將就廢一邑之掌故平日之勤劬不能不委諸草莽滋足悲也余自投簪歸里耽情山水夙羨是處有小桃源之目而故人劉君幼雪適宰是邑聿行遂欣然以往略事勾臨縣長以縣志未就徇邑人之請慫余成書固辭弗獲遂集各稿披閱月餘復與同人聚局參訂兩月餘乃漸就緒分纂計十一人皆宿學廣見纂楬計四十册黃君錫卿十一册或二三册焉張君星凡十册陳君恭九册餘則一册黃君始終在事商訂之力爲多吏參以衆見而志稿遂以告成夫成不成數也事逾十年不成即廢懼其廢而切其成於是衆志決而衆力齊一質之覆猶將九仞況於不止一簣哉然稿完而不能刊則志書仍不成又有薛君香亦者既倡於前復繼於後而爲奔走集貲之舉乃嘆有志竟成遲之十年收之一旦非偶然也夫以賢邑宰之雅風流諸君子之苦心毅力而使漫遊狂客適會其成功豈非畢生大幸乎爰述顛末而爲滿引一大白

民國十六年歲次丁卯冬前江西信豐縣知事總纂徐友梧撰

正統福寧縣志舊序

志者記也凡邑之建置沿革與夫星野疆域山川道里城池宦蹟人物風俗賦稅物產無一不記焉邑之前輩營修矣草率一時未及鋟梓流傳未廣鈔錄者又未免魯魚亥豕之訛久而失眞元季兵燹泯滅殆傳聞有存者又多殘缺文義不可曉憲常以是爲病緝欲修之而年衰力憊僻居一隅以有限之見聞而欲通知一邑之事實抑又難矣故欲爲而中輟者數次然於心有所不忘乃取永樂戊戌所修志稿并掇拾殘編斷簡以己意而增損之輯而成志釐爲五卷名曰福寧志其中缺畧者衆固不足爲全書尚希後之博雅君子廣蒐博採補其疏還訂其差謬梓以傳之俾後人觀覽山川道里景物出產之富文人學士忠臣孝子之行宛然在目以致其景行之慕磨世礪俗施之無窮豈曰小補之哉正統乙丑五月望日訓導南金鄭憲撰

余自業諸生即好觀海內圖經慨然曰嗟乎聖王之政要以裁成輔相周官小史外史之職當敘講矣郡國無志則記載不明何以表次舍而察妖祥知險塞而稽事實官材風土漫漶無徵雖欲爲政不可得也余不佞由戊子賢書已壯釋褐承乏福寧介在山海間周覽歷睹訪問志乘知已燬於火諸事蕪闕余方蚤夜劼毖未遑今年諸廢稍葺以修志事請諸當道報可開局延州搢紳先生林紹木鄭磐張風南賢鄭春元鄭玉沙任纂修事而分命諸生以次編集適游公少澗榮轉湖藩錦旋梓里又加綜覆較昔爲備不佞亦不敢辭僭踰焉既編次釐爲十卷曰輿地曰營繕曰兵衛曰食貨曰歷官曰選舉曰名宦曰人物曰藝文曰雜記取材富麗各有攸屬爰付諸梓而序之曰州在漢最號僻遠晉末中原之士指爲避亂之藪即有嘯聚

不過山寇旋發旋定國初始建三里之城成化九年改邑爲州轄縣二漸致增設厥後島夷雲擾海警頻仍至嘉靖壬戌而城濠高廣關隘嚴密稱爲巨鎮矣夫兵之設以衛民也兵制詳則民生安乃按舊籍州在勝國時以戶計者二萬一千有奇二百餘年而所存僅四之一何也夫山川形勢不改於前營繕祠宇幾倍於曩人才輩出循良迭見非復當時溫麻之陋而獨戶口弗益豈遷業多抑虜掠實甚耶守土者滋大懼焉天有遺警故災害日侵地有遺利故水土日瘠民有失職則農桑日詘三者皆由志士不立上之人無所知其利病以裁成而輔相之也所關顧不重哉余愧謬劣無裨是書然細大畢舉繁穢盡削俾後之吏茲土者有所規橅不詭於正則是書也即以備

萬歷癸巳孟冬進士出身奉直大夫知福寧州事古鄞史起欽撰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自古稱之五方風氣各殊敷施亦異筆之於書俾致治者因時因地各隨其宜以光前修而出治道典甚重哉閩自無諸啓宇至唐李成公常觀察來澄斯土振興教育聲名文物擬於中州福寧溫麻舊地晉太康中因船名邑或列爲縣或置爲州隸於三山者代不絕書我朝定鼎初仍其舊雍正十二年前制府郝公奏陞爲府復以霞浦地分設福鼎竝割壽寧屬之凡五邑並列十閩乾隆已卯春余來典郡海疆新闢治具未張方督諸令長治城垣修水利勸農桑興教化欲稽考舊蹟取各志乘而披閱之不惟府志闕如即五縣志亦殘蠹無復存者乃愀然曰嗟乎郡之須志猶家有譜國有史天下之有圖籍也一或不備上之人欲求治而曷以更化下之人欲景賢而奚以觀感我皇上德綏遐荒盡歸版圖雕題漆齒無

不備載方策以爲出治寧人之鑑寧郡負山環海界在東南沐浴聖化百有餘年近者府治新開五縣分隸氣象維新各縣皆百里之寄考之往昔都城無過百雉公侯乃封百里今之令長即古之列侯任大責重非徒被墨綬佩銅章以相誇耀必能立政善建不敝之業乃足宣德意而昭來許倘典章弗備簡陋因之是自失其權輿而向化從風亦無所爲觀儆也毋乃實有所闕以速官謗爰檄五邑令長學博薦紳子衿各修厥志討論舊本撮其精要採訪輿論補其缺畧會萃棠呈余於政事之暇取各縣志稿條分縷晰刪繁正譌未及告成旋調福州復於奔走倥傯中編摩考訂一燈熒熒常至內夜弗休自庚辰夏迄於壬午秋府志既成縣志亦就因爲弁言而歸之以付梨棗夫古之不能無待於今猶今之不能無待於後一人有千歲之智而無百歲之身況居官如傳舍爲治若操舟而悠悠從事將後之視

今不猶今之視昔耶此予五縣志之作所爲不可緩也至於政與地合道與時宜考古稽今推行盡利能者當自喻之勿俟余言之贅也已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閏五月知編寧府事李　拔譔

序

吾霞舊誌創自有明鄭憲公然因陋就簡閱者譏焉萬曆間鄉先輩張大光先生起而增輯之亦未見詳且備也清郡守李拔公撰府誌而附列霞浦縣誌則又未免限于篇幅輒多疏漏自中葉迄今相距已百餘年縣誌之有待修輯蓋汲汲不容緩矣民國肇興經省議會議修閩誌省總纂陳衍先生頒凡例到邑乃公推游君學誠爲總纂余亦忝任監修職願以地方未靖諸多停頓誌局之設亦日虛一日逮游君病革竟不獲藏事而逝此則修誌前途之一大悲觀余正以告竣無期爲慮忽于丁卯春閩邑主劉公以藏澈霞其椽屬徐君友梧本吾閩之名孝廉僉請就總纂席自是採訪分纂諸君子亦時有投稿越二年乃告成嗚呼縣誌之成不成於游君而成于徐君數也亦幸也爰竊喜而叙其顛末如此

民國十八年歲次己巳十一月前署霞浦縣知事監修王邦懷撰

凡例

一霞浦舊無縣志今存者惟萬歷福寧州志及乾隆福寧府志府志凡例稱州志簡陋而參以福建新舊通志閩書名勝志五縣新舊志其採輯自視前爲詳然五縣合綜及爲之規取本縣則簡陋猶昔今距乾隆修志之年又歷百五十餘年可紀者幾增其大半故本志似因而實創其例亦舍舊而從新

一本志編輯遵用省總局所頒三十八條之志例然因土地關係及紀錄便利間有變通

一省局志例限至民國五年爲止故採訪僅及是年惟現已民國十六年其事實昭著有關重要者仍予編輯

一舊府志無大事記而散見於海防祥異外紀各門今彙爲一紀乾隆二十七年後皆據採訪册續入幷及近年仍按年編次略仿綱

目

一霞邑面海負山爲海防要地舊府志山川門甚略今既列舉而詳紀之復綜滙而攬海岸沙線及全縣山脈二篇使有統系可尋幷紀其要以畫一縣之形勢至於關隘及海口各爲一表尤便觀覽

一水利舊志所無今爲之窮源溯流以盡水道幷繪圖以明之各鄉之陂塘等悉予條列碓磨橋矶渡井亦屬焉末附以治河各記以備後之參考

一名勝凡山水勝觀及前人故事悉列古蹟中經品題及題咏者列入風景末以名人宅墓附焉

一聖廟及祀典兼誌學校中不入祠祀門爲各縣志所同以示尊聖之意今仍之

一選舉乾嘉時邑人科名頗盛光緒庚辰重刊府志未予續登今據道光採訪稿補入其疑似者則參考福建通志續通志以校其實又舊府志五頁但憑學籍多非本邑人亦據鼎安寧各縣志校對勾出

一舊府志無武備而海防兵制各門皆其事實又舊鎮署案卷及向治年變更兵制奏疏悉加考證以期詳確

一實業如省例所列之農工商鑛各學校各局廠均所未有而歷來所經營者固有農田森林牧畜及果茶綻礦瓷商等業暨其雜業況漁業尤居大宗均予照叙

一交通首重電報而本縣無之惟有郵務局而已然陸程水程陸運水運亦自可紀

一藝文登載自以隹者爲主惟舊志所錄亦加選擇其于地方無關者概不闌入

一列傳省例止有四項餘則各爲專傳而長樂縣志則各項甲乙平列較便編輯今從之

一列傳分目十二中有沿用舊志者其標目雖不必與省例盡同而實質無異悉按其義類以定編次

一列傳首循吏亦沿長樂志先客之說舊府志有道學則從省例統於儒林奸臣亦沿舊例從闕經前志所載者有更正而無剔除其續登者必按其實據而考諸公論以期傳信

一列女別爲一傳內分三目賢淑貞烈情節各異必藉傳而明惟節孝一類自明及今有八百七十餘人節操之盛至爲可欽然事實大致相同今通爲一表條列姓氏仍紀其要既覺明瞭尤便編輯

霞浦縣志目錄

卷之首　各圖　張耀璇
卷之一　疆界表　全上
卷之二　緯候表　全上
卷之三　大事志　全上
卷之四　山川志　全上
卷之五　水利志　陳善臣
卷之六　城市志　黃金爵
卷之七　建築志　王士璣
卷之八　名勝志　黃金爵
卷之九　戶口志　朱彥瀛
卷之十　賦稅志　王登墀
卷十一　物產志　何繼英
卷十二　度支志　張鼎鐘
卷十三　職官志　陳善臣
卷十四　學校志　黃金爵
卷十五　選舉志　朱彥瀛
卷十六　警察志　王士璣
卷十七　武備志　黃金爵
卷十八　實業志　陳善臣
卷十九　交通志　全上
卷二十　司法志　王登墀
卷二十一　外交志　朱彥瀛
卷二十二　禮俗志　何繼英
卷二十三　雜記　薛闓猗
卷二十四　藝文志　巫紹經

霞浦縣志　目錄

惠政志 仝上
卷二十四 陳善臣
胡氏志 仝上
卷二十五 黃金爵
藝文志 上 朱逸仙 張耀璇 倫書序考賦詩 下 陳善臣 張耀璇 倫
卷二十六 阿鑑英 倫
金石志 仝上
卷二十七 章寶華
循吏 列傳一
卷二十八 黃金爵
宦哲 列傳二
卷二十九 張耀璇
武功 列傳三 仝上
卷三十 陳善臣
儒林 列傳四 仝上
卷三十一 朱逸仙
文苑 列傳五 仝上
卷三十二 陳善臣
忠義 列傳六 仝上
卷三十三 張耀璇
孝友 列傳七 仝上
卷三十四 黃金爵
義行 列傳八 仝上
卷三十五 張耀璇

隱逸 列傳九 陳善臣
卷三十六 朱逸仙
流寓 列傳十 仝上
卷三十七 陳善臣
方技 列傳十一 仝上
卷三十八 張耀璇
方外 列傳十二 仝上
卷三十九 黃金爵
列女傳 貞節 節孝 倫
卷四十 張耀璇
雜錄 倫

督修
前霞浦縣知事羅汝澤
前霞浦縣知事郭　華
現任霞浦知事劉以臧

協修
王邦懷

總纂
徐友梧

分纂
黃金爵　張耀璇　陳善臣　何繼英
章寶華　王士璣　薛蘭猗　王登墀

繪圖
朱彥瀛　巫紹經
張鼎鐘

霞浦縣志　職員

徐登陛　張邦經

勘事員
許錫琛　鄭開賢　薛蘭猗　郭經畬
陳文如　胡坤成

校對
張耀璇　陳寶齡　王登墀　黃玉鐘

採訪員
陳子駒　謝祖培　郭經畬　謝宸恩
葉嘉亨　葉嘉貞　林　驌　卓乾裕
陳學仲　郭作珍　黃承恩　盧守用
嚴恭之　鄭介祺　張耀藻　林紹聰
陳士珍　陳文如　陳咏裳　林鴻藻
何國鼎　張　雉　盧建虞
王文彬　張邦紀
張彥輔　張鴻翥
林　璇　張　駿

陳輝聯　吳望蔭
薛蘭階　黃　韶
袁慶震　翁景照
林煥藍　黃純元
張則梅　袁念祖
林鳴皋　許　進
林超雲　何宗傑　張慶芹　魏鵬章
林鳴三　高炳文　林寶瑤　楊宗毓
張邦耀　熊渭璜　陳志書　周克耀
林則寶　李永清　魏增錫　林培元
鄭夢熊　周性寶　林兆翰　何其昌
鄭贊堯　袁承志　陳學曾

自郡縣之制行而此疆彼界官有主治之責民有分屬之義疆界之講不可不亟亟矣國家因控御之便制地方之盈縮多所變更郡縣用其道均有事蹟可述況霞浦瀕海幅幀之盈縮多所變更郡縣之名稱遞有同異經歷之故尤爲紛訟不有表焉考古者其奚以徵作疆界沿革表

霞浦爲古揚州地三代以降爲越爲楚爲閩中郡史記可按漢封無諸爲閩越王都冶班掾漢書與西南夷同傳義等疆際時猶未入版圖也後漢始隸會稽南部海濱斥鹵土曠人稀則亦遙控之而已本邑沿革當以晉置溫麻始六朝因之隋入原豐縣至唐武德即爲長溪縣地寧遠鎮武后時復爲長溪縣五代歷宋悉如舊元升縣爲福寧州明洪武改州爲縣成化復升爲州清初仍其舊雍正時升爲府乾隆時析霞浦爲福鼎縣民國廢府亦屬之閩海道縣仍其舊此其大畧也

疆界沿革表

方輿統紀	唐虞	夏	商	周	秦	漢	東漢	三國 吳	晉	宋 南朝	齊	梁	陳
歷代統屬地名	未名縣	同	前	閩中郡 今閩州也	閩中郡 今閩州也	閩越國 都於冶都 閩侯宜縣地	會稽南部 後改治縣爲侯官	建安郡 今建寧地	溫麻 今古縣地	晉安郡 今晉江地	晉安郡	閩 前東揚州 今江州府地	閩州原豐縣 今建寧南
歷代統屬界別	揚州 今江南揚州府	同	前	七閩地	七閩地	東迄會稽西界閩越北盡丹陽南至海	東盡閩海西接蠻陵北界新都南至海	同	揚州江州 今九江府	同	同	同	同
歷代統屬界別	蓋揚之南至於海隅蘇州西	貢淮海維揚之內	前	夏小康封庶子無餘於會稽 南至海	越方氏所列七閩尚在吳越之南閩氏以爲都號之別種	秦并天下廢諸侯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南至海西連黔中枕鄱陽近鄱郡北接九江	自武帝元封元年閩越治兵相攻擾其地而墟之昭帝始元二年其遺亡者自立治縣爲會稽南部	前	東界溫台北自制山鎮始析侯官置溫麻縣并包安溪縣之玉溪由縣而下經德化至永溪包連江縣南由至海	前	前	前	前
歷代統屬別	日無餘十傳至勾踐楚滅之族子孫立爲王爲君孫於江南海上七傳至閩越無繼	同	前	同	同	漢興越高帝五年立爲王	晉太康三年析侯官置溫麻縣向者統於侯官至是始別爲一縣分經安立晉安郡領縣八溫麻其一也元康元年屬江州	宋書州郡志泰始四年以晉安郡貧晉平郡	同	同	同	同	前 陳永定初屬閩州總所

| | | |